

散文組評審獎

〈負責吃的人〉

沈信宏



· 作者簡介 ·

1985年生，高雄鳳山人，現居前鎮，任教於高雄市立龍華國中。高師大國文系、清華大學台文所畢業，現就讀於中正大學中文系博士班。曾獲新北市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林語堂文學獎、林榮三文學獎等。目前努力在工作家庭與學業的夾縫間前行，還好有文學和我純真可愛的兒女藏匿在我的眼角，否則這世界險惡破敗到讓人無法直視。

· 得獎感言 ·

全部都是真的，這裡面寫的是多麼真實的生活切片，我只是忠實地記錄下來，我堅信寫作必須是誠懇的。我的妻子總是為了生活憂戚陰鬱，有時斤斤計較，甚至跟我吵架，所以我得到許多寫作的靈感，也因此得獎，所以妻子也得到了短暫的喜悅，乍現的曙光，我也能被信任繼續寫下去。但生活仍得繼續，妻子依然為各種雜事奔忙，我則是繼續從她的忙碌裡採集素材、謀篇布局，當然也會適時分擔。希望我們未來的生活越來越輕鬆，孩子越來越懂事，妻子睡眠充足，越來越健康快樂，但我是不是就會因此少掉許多寫作的快樂呢？

我們都是負責吃的人。

六點了，我還沒決定要吃什麼晚餐。假日最煩惱的就是該吃什麼？大人的好打發，但兩個小孩不能隨便吃，平常都是娘家媽媽幫忙帶，再幫忙煮好晚餐帶回家。還好今天中午已經煮好稀飯，小的可以直接吃，大的得再買些有味道的搭配。

我是家裡負責吃的人，張羅每一餐，煮飯或買飯。今天中午已經自己做飯，晚上通常不能再煮，因為我做飯時老公得負責顧兩個小孩，一餐就已經讓他不耐煩地催好幾次，兒子開始因為被破口大罵而號泣。晚上如果再讓他困在兩個鼠竄的孩子中間，不只他受不了，我做菜的節奏也會被他們偶爾傳來的聲音打亂。

兩歲的兒子已經在吃老公剛打開的零食，不快点決定，他們肚子可能會先被這些垃圾食物填滿。我們住在光華路，多好的位置，幾家百貨都近，可以開車全家出動，冷氣無縫接軌，各國美食花些時間排隊候位就能享用。但現在接近月底，美食街或餐廳都太貴，一人都要二百元起跳，吃一頓，剛領出來的千元大鈔瞬間解體成稀疏的零頭。而且去百貨吃全家會直接在琳瑯滿目的商品間飯後散步，兒子又吵著買哪個玩具，老公又忍不住買了哪件衣服，永遠守不住的支出預算。

更何況開車本身就是很燒錢的事，汽車油錢比機車貴太多，最近車子得保養，剛收到牌照稅的繳費單。帶著兩個小孩又不可能不開車，平日接送、假日出遊，就這樣把我們的錢一張張捲進不停跳轉的里程錶裡。所以還是我自己騎機車出去買，省油錢又省里程。

附近的夜市很多，光華夜市、市區和五甲都有的自強路夜市，或是一心路、復興路上也有很多餐館，便宜不難吃，只是太油太鹹味精太多，不適合孩子跟著吃，得仔細篩選，或是各買各的。只是不好停車，也不能全家四貼騎車，外面空氣又差，只能讓我出去買回來。最方便就是麵食，老公愛吃肉，可以買牛肉捲餅和蒸餃，兒子可以吃不加過多調味料的餛飩乾麵。

其實不用問老公，他腦中根本沒有一幅完整的吃食地圖，他頂多說想吃什麼類型的食物，最大原則就是有肉就好。像現在他只是一直問：「到底要出去吃還是去買回來？」

他自動跳過自己煮的選項，因為中午已經煮過了，其實自己煮也沒有多省錢省事，他不吃隨便的肉食，又不吃魚。像中午煮湯的土雞腿快兩百元，他也不知道，骨頭被他連碗一起丟進洗碗槽裡，還是我丟進廚餘桶的。中午的碗盤還沒時間清洗整理，砧板煎鍋都擱置原地，如果晚上要煮得花更

多時間，老公一定等不及。

「還是我去買也可以？」他的眼神飄忽，聲音低細，想必只想說給自己聽。如果要他去買，還得告訴他詳細路線，誰知道他會不會聽不清楚，迷路又怪罪到我頭上。

「我去買好了。」

老公也是負責吃的人，對於今天餐前的事務，老公負責決定要有肉，還負責規劃外購時間必須越短越好，所以他在我準備出門前對我說：「不要太久。」一邊護著在沙發上爬向電話的女兒，他的眼神無法定焦，在兒子、女兒、我還有他的手機上飄移，他眼珠裡轉動摩擦出焦慮的熱度。

看他這樣我反而更擔心孩子，怕他們被罵或是因疏忽而受傷，所以我決定背女兒出去，女兒太小聽不懂人話，只會哭和尖叫，又黏我，帶出去老公會比較輕鬆，他的忍受值會增廣不少。

「我背女兒一起去好了。」我看見老公毫不掩飾地展露喜色，但我其實也擔心背著她騎機車不安全，等於握著她新鮮的肺過早地浸入汙池裡，又怕路面顛簸她脆弱的腦，而且最近聽說背小孩騎車違法，會被罰最多六百元。只能盡量躲開

有警察的路口，慢慢騎，眼觀八方，不再像自己騎車時為了求快搶行快車道、紅燈右轉、高雄式逆向地左轉。

皮包裡已經沒有現金，先找一家超商領錢，家用的戶頭已經快沒錢了，自己的帳戶月初就已經清空，繳每個月滾出新利息的卡費、小孩的托育費，還有一堆家庭雜費。老公這個月的家用費還沒匯入，回家得再次催促，總不能逼著他在我眼前完成匯款手續，明明 app 就可以匯款，他又常埋在手機裡，但他還是一拖再拖，每催一次，他就越來越像個局外人，只有我在這窮困的家屋裡守著兩個孩子孤立無援。

點好餐點，我站在騎樓下等候，入夜沒有轉涼，街道上被曝曬整日的所有事物都忙著喘出熱氣，店裡面煮食的蒸氣也噴湧過來，其他等待的客人像油鍋裡的水珠，躁烈而不規則地抽動。我和女兒胸貼胸，我們無處可去，所有的熱都在相接處匯成水澤。

我拿出手機滑看臉書，看見同事韓國旅遊一桌鮮紅大餐，或是日本旅遊浴衣古廟，好友夫妻紀念日並肩坐在黑壓壓的高級餐廳，光只打亮他們臉上的稜角，像兩座高聳嶙峋的山峰。

我心裡的疑惑從沒解開，還越來越多，明明他們工作平

庸，賺比自己少，為什麼可以才買房子，又立刻出國。或是明明生了更多小孩，卻依然堆疊出高質感的生活，讓孩子在照片裡都變身為手工縫紉的精美布偶。

我卻只能在收找錢進皮包時，快速暗算這些錢能如何撐得更久，我可以再拖多久才去領錢？好險今晚只吃掉快三百元，這張一千元應該可以撐到明晚。

突然注意到手機有老公剛剛的未接來電，我已經很快，可能還是等不及。還有銀行寄來的新一期電子帳單，我完全不想打開，正想回電，但我的餐點已經完成，我便趕緊把被油氣抹霧的提袋吊在機車上。

隔壁機車上坐著一個阿姨還在等餐，和我女兒對眼，女兒對她微笑，阿姨也笑著對她說：「弟弟好可愛！」

我已經習慣這類常見的誤認，短短一眼哪能看到性別深處？糾正反而是把彼此推到尷尬墜谷的邊界，不如就微笑點頭。女兒頭髮一直長不出來，眉毛卻黝黑粗濃，是不是我少吃什麼？使母奶缺乏生髮激素；還是女兒要多吃什麼？才能趕快留一頭長髮，讓路人草率的眼光找到指標。

回家時老公說了我知道他會說的那句話：「好久喔，快餓

死。」擺出我知道他會擺出的不耐煩表情。

兒子正和他一起看電視，一起吃另一包零食，老公用自己的方式解決他們兩人的飢餓，這是他負責的方式。兒子倒是不吵不鬧，乖巧地坐在沙發上，只是眼神和正咀嚼的嘴巴顯得遲鈍而呆滯，女兒本來因為肚子餓而躁怒的眼神也被電視快速切換的光影抽走，連眼角的淚滴停下來發亮，我趕緊把電視關掉，怕孩子近視。

去廚房把麵倒在碗裡時，發現老闆漏給一碗酸辣湯，把老公要吃的部分端給他時跟他說，立刻被他罵。他認為我應該要自己檢查一遍再離開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，「我之前不是跟妳說過了嗎？」這句話他重複很多遍。

真的是我的錯嗎？我不想多說什麼，把委屈的情緒都用點頭打發掉，然後趕快躲到廚房，準備孩子要吃的稀飯和麵，自己再快速吃幾口，隨便咬一咬就硬吞下去。

老公吃到一半說想大號，就直接跑去廁所，門也不關，拿著手機坐在馬桶上，我看見他屁股的肉從馬桶蓋邊溢出來，像啤酒杯緣掛著的白色泡沫。我也很想上，但我得餵飽眼前這兩個餐椅裡的孩子，一個顧著玩玩具，一個急著追望我手中遲未放進她口中的湯匙。我若離開，一個會把那口飯

含得稀糊軟爛，一個會暴躁哭喊。

雖然我們都是負責吃的人，但老公只負責自己的吃，所以他吃得透明公開，毫無掩飾，彷彿可以看見吃下去的東西在通暢的身體管線中流動，有些直接充填他日益擴張的身體曲線，有些直接噗通一聲向下排放。

我必須負責兩個孩子的吃，我自己的吃只能占三分之一，所以我吃得隱密，食物神祕地進出身體，在我端出飯菜前我早已先吃完自己的分，若來不及我就趁小孩咀嚼的空檔快速扒幾口。至於排泄就只能在他們都睡著，或是他們都還沒回家的時候，因為一扇廁所門的阻隔對孩子來說彷彿是生離死別的陰陽界線。

老公今天吃完之後一直對我說這家店便宜又好吃，可以常買，他的碗盤完全淨空。我則是習慣蒐集他們父子三人飯後的飽嗝聲，早就吃完的女兒與老公已經打完，老公的還讓室內蘊滿雜燴的氣味。直到好不容易餵飽兒子之後，將他抱下餐椅時聽到他身體爆出一聲響嗝，代表今天的任務已經完成，沒有任何遺漏。我們對吃負責，因此我們各自獲得不同程度關於吃的成就感。

飯後我趕緊去準備水果，冬天兒子愛吃草莓，夏天丈夫

愛吃芒果，女兒剛開始吃各種水果，夠甜的都愛，碗空了會不敢置信地大叫，我沒什麼偏好，跟著他們吃。我幫他們用大量流動的清水洗淨農藥，有的剝除皮與籽，有的要切丁榨汁，我在處理裝盤時就先吃幾口，今天是把水梨核周圍啃乾淨，所以我知道老公會說今天的水梨不甜，只有水。果然他又開始叨唸我挑水果的能力，我的確不太會挑，不是叫店員揀，就是靠手感碰運氣。

吃完飯後全家走去附近公園散步，回家後我泡好兩個孩子的睡前奶，老公洗好澡，一起躺在床上一人餵一個。熄燈之後，我抱著女兒邊走邊唱，慢慢哄睡她，老公躺在床上陪兒子睡，將女兒放進嬰兒床後，我躺在床上靜靜地等待他們睡熟的聲音，一邊警戒著伺機偷襲我的睡意。過一陣子之後，蹣手蹣腳地走出房間，去洗碗，去樓下倒明天就會開始發臭的廚餘，去準備老公明天上班要吃的水果或點心，去擠女兒明天要喝的奶，最後再去洗澡。

我是負責吃的人，吃完一頓之後事情還沒結束，還有這一頓的善後和下一頓的預備，而其他負責吃的家人在夢裡安穩地消化，等他們都消化完，我才躺下。閉上眼睛之後，意識散失之前，我正想著明天早餐要買什麼，還是早起自己煎蛋餅？

我們，都是負責吃的人。

〈負責吃的人〉以「吃」為核心，指出家庭日常運轉的結構，同時隱約呈現出家務於女人的細密折磨。「男主外，女主內」之說通行已久，主婦負責後勤工作、不必扛起家計，理應「輕鬆」得多，本文卻細緻地分解出光是一日三餐，就得考慮到千千萬萬個因素。對「主內」的女人來說，普通生活就是做不完的測驗，能不能平衡荷包與慾望、同時滿足丈夫和小孩，又得清潔俐落，母職與妻職正是重複、忍耐、收拾。丈夫馬桶上緣溢出來的屁股肉，和孩子進食時的暴怒、分心，一再提醒女人，她必須同時學會視而不見和不屈不撓。全文瑣碎，壓抑，解除任何可以潤滑或豐富文字的修辭，應是作者特別採取的文調，用以映襯出妻子荒漠般的日常。